百僚金鑑

百僚金鑑引

稽古之鑑譽曰是爾前處職總唐云太宗曰以銅為鑑可正衣

冠以古為鑑可證興
替以人為鑑可知得
失甚矣鑑之關大如
余不敏自學樂壽向

是政治之書劉忠宣之語則欲欽慕躍然喜起而讀諸壁間事不遠吾之師也久

之積而成帙曰捷要方譜也庶異日自題並以貽人乎第窮鄉僻壤孤陋貽譏凡金

匱石室之藏委宛岣
嶁之秘笈滋浩歎已
丞之後附驥諸名公
筮仕豫章爾乃濟美

流涉楊子覽匡廬之
奇峰闞章江之滸游
其間群儒碩士靡不
延訪晉接習以款洽

之得與民事之要意
雖軍旅倥偬而患憂
之忱未嘗一日忘也
而吾鄉甚一照追藏

竊釋職不過墨綬恆
亭遷
天恩下賁置諸虞胥儒
穩貽誚雖所不　然

廟

蘐冕鉅以擠蹌蹌後覲
廊煒煌禮儀炳蔚而
吾鑑其再照夫垣廡
排廡碌可居而趨行

實大夫之職其在窮
邊絕塞非有德行仁
之地哉覽榆塞之雄
圖景韓范之偉烈又

自快爽而無憾甚三
遐泊讀禮既竟孝之
事後而患之事攺未
安也。萬墨間闌識離

寒暑踰梅嶠濟雁關
海若汪洋黎峰嶮巇
吊文莊之遺編披忠
介之芳躅而吾鑑其

四照遐實用是可以耕
吾輩比流覽數千年
週迴數萬里上自公
孤九卿下逮百僚庶

矣凡可備吾鑑照若
莫不舉華畢集雖其
間不無去彼取此掛
一漏萬而要有以資

吾治北翁之曰百僚
鎣鑑草鏡而曲江之
志如夫昔
康熙己酉暮春之吉

知瓊州府事陽江
畢天宿觀薇氏誌
於波菊山署

序言

光房南譙下士謬膺瓊窣惟時時以不克勝任是懼所私竊幸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獲日侍

覲翁牛老大人先生之側以式型式範是儀是則云爾

先生持己清正率屬端方休休穆穆不減古大臣風度至於寧靜淡泊與民休息俾俗之嚣者醇士之俚者學風信之儇頑者漸漬於仁如史所稱良貳千石吳公治行頴川政績又何多遜而又好古力勤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而尚論之

固其學問淹通湛深經史抑其嘗諸懷

來者素也午日永長蒲酒芬馥

先生手持數卷以教小子曰是余所訂百

條金鑑也敬受而讀之自公孤宰執以

暨督史守尉與夫戮力戎行策勲佐命

之臣徽猷懿績展卷瞭然 光房因之有

慼矣立乎後世以觀前何竟謂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夫昔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特人不能返觀內照遂以勳名盛業讓之古人歟所謂返觀內照若則鑑之說也水之鑑物亦猶衡之持平木從繩則直影隨標則正均是道也拂之拭之

存乎其人

先生誠有以教我矣巽曰耇秉衡嘗軸坐

理樞密出乎昔之所學以黼黻

皇

猷其勲名盛業當必有駕秦漢軼唐宋而

焜耀乎簡冊者簪筆之英方且奚不勝

書豈獨海外遐陬之地下吏不流奉爲

金鑑已哉百官以正萬民以治洵可以

今茲之金鑑頒爲左券同樂而授諸梓

以告同有心人倫之鑑者

康熙己酉陽至日前瓊邑屬吏金光房

具藁

百僚金鑑總目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五卷

百僚金鑑卷之一

吏隱主人陽丘牛天宿輯

百官原始

天下之大。一人不能以獨理。則必分其職于臣鄰。而後明良協贊。庶績咸熙焉。三皇而上不可考已。稽之燧皇。則有四佐焉。曰由明。曰必育。曰成博。曰隕丘。臣道之始也。嗣是有龍師龍名。若矣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為潛龍氏。造甲曆。大庭為居龍氏。治廬室。昆湩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為水龍氏。繁草木。疏導泉源焉。有以火師火名。若矣

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焉有以雲紀官若黃帝時瑞雲見則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焉以鳥紀官若少昊時鳳鳥至則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〻民若也五雉為九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宜民若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若也伏羲之五官則春官為青龍氏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

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而又有共工爲上相柏皇爲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昆連居西赫胥居南葛天居東陰康居下而天下治矣高陽氏之五官則重爲木正曰勾芒該爲金正曰蓐收修相代爲水正曰鉉冥以炎帝之子句龍爲土正而帝之孫爲火正曰祝融是爲五官官職雖與大畧可考矣

稽古總論

堯之四岳九官舜因之而致無爲若則禹爲司空棄爲后稷契爲司徒皐陶爲士垂爲共工益爲虞伯夷爲秩宗后夔典樂龍作納言而又肇十有二州置十

二皷馬明堂記云有虞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其詳在周官者可也

按周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信亦克用乂與明堂記微有不同大抵古者事簡而官省後世事煩而官增將有不止於三百者也司空即今之工部司徒即今之户部士即今之刑部共工與虞工部之分隷也秩宗即今之禮部典樂即今太常而納言又今之科道也但古人因實而得名今人徇名而失實可爲三嘆

湯初置二相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湯問於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對曰三公明於天象者也九卿通於地理者也大夫通於人事者也列士明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

殷紂以周侯昌衛九侯漢鄂侯為三公周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二公弘化寅亮天地

殷高宗夢上帝賚一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

說為胥靡築於傅巖求得之命以為相以揔百官置諸左右朝夕納誨以受學焉

成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周公嘗立於前史佚常立於後太公常立於左召公常立於右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按成王冲齡嗣位主少國疑又值流言之變斯亦遭家多難時也乃前後疑丞左右輔弼無非正人且四聖一心一德同寅協恭無相傾相軋之習故能弼成主德而四方賓服後之清靜相承謀斷相資猶有此意至牛違李合丁排寇黨

風斯下矣

召公治西方巡行鄉邑聽斷於隴畝之間廬于甘棠之下當蠶桑耕種之時乃弛獄出居民使得反蠶召公卒人思其政甘棠不忍伐作甘棠之詩以歌咏之

宣王料民太原仲山甫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寡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民旅司寇協民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多少生死出入往來皆可知也

按料民者清理民數多少也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者協孤終者考其孤幼老死也司商掌賜族

受姓之官。謂人始生。吹律合之。以定其姓名也。

司徒考民之師旅。司寇考民之姦究。牧人考物色之數。工人考馬羊之皮革。塲人知粟入之數。廩人掌九谷出入之數也。

祭公謀父。諫穆王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虢公諫宣王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

農功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故征則威守則有財若是則能媚於神而和於民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

周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臣不善則讎也昔周之民讎紂而臣湯武若之何不懼也

鮑叔對桓公曰臣所不若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旗鼓立於君門

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

管仲告桓公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昔先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成桓公悅用管仲為政制國為二十一鄉作內政而寄軍令謹正鹽筴以成富強

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

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五
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之諸
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吾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
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愚按聖人治化必有大異於人者非後學所能
測識也人第見其長幼有序強弱有別以及化
被道塗如此而不知其所以感之者不在形跡
之間也則溫良恭儉讓之德恭寬信敏惠之施
心入人心肺而不知者所以成無為之治化也歟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

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

公孫僑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

古之遺愛也

按尚書曰敷政優優孔子曰寬則得衆又論政曰威而不猛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詩云不競不絿敷政悠悠斯韋弦之佩也歟

魏荀悅作申鑒五術大略曰為政之術先屛四患以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

矣

按此與夫子尊五美屏四惡之意相發明惜乎崇尚嚴刻流為刑名之學則聖門之罪人也

宰相總論

蓋自黄帝得六相而天下治。有天下者皆重爰立。如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說相高宗所從來矣。周官始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三槐三公位焉。三公任宰相。三孤任次輔。而道始備。秦漢而後。廢置不常。在秦為丞相。漢初為相國。孝惠時為左右丞相。成帝時為司空。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魏黄初改司徒為大丞相。晉罷司徒為中書監令。並掌機務。或參知政事。

唐武德改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為三省貞觀中復本周官以三太為三公繼是有同中書門下三品之名有平章政事之名開元中置左右丞相宋為同平章事參知政事元豐間置平章政事參知政事不設獨設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如唐官可為尚書左右僕射建炎中復改僕射置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復為參知政事皆是職

明洪武中做宋制置殿閣大學士侍左右備顧問永樂中簡侍詔解縉等七人入內閣直文淵凡六部大政

咸共平章閣學士預機務自此始。嘉靖中。又名奉天殿為皇極文華殿為中極謹身殿為建極而大學士名官如其初無領吏部尚書。而宰揆之任有衡重我朝設內三院曰祕書。曰國史曰弘文皆設大學士滿漢各一人學士多寡不一。侍讀學士侍講等官

魏成

魏文侯謂李克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相非翟璜則魏成。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卒以魏成為相

百里奚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及卒，秦國男女流涕，童不歌謠，舂者不相杵。蓋其德足以感人，而不在三置晉君一救荊禍而已也。

蕭何

漢蕭何為相，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勿為勢家所奪。

曹參

參代蕭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為丞相吏。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者，輒

去之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陳平

漢文帝問陳平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對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焉帝稱善

丙吉

吉為丞相尚寬大好禮讓常出逢群鬬死傷不問逢牛喘使：隨牛行幾里矣或譏其失問吉曰民鬬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覲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

牽牛銜近胃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

憂職人以為知大體

公孫弘

弘菑川人相武帝嘗起客館開閣以延賢人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一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中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躬自菲薄俸祿皆以給之

郎顗

郎顗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陰陽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累鍾之俸亡天下之憂以此消伏災眚興致昇平其可得乎

諸葛亮

孔明相蜀自較簿書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問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有主者彼誠達於分位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

王猛

後秦苻堅以王猛為相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

狄仁傑

梁公狄仁傑為相通事舍人元行冲數規諫且曰凡為國家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房元齡

元齡為相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元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称賢相者推房杜焉

姚崇　宋璟

唐朝姚崇宋璟相繼為相崇善應变成務璟協力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人莫得比焉

璟嘗謂齊澣曰我何如相對曰公可謂救時之

相耳。崇喜提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

按明皇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也。

韓休

明皇以韓休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守正不阿。甚允時望。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樂。少有過差。輒問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或云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

下必肥。蕭嵩奏事。嘗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嘗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楊綰

楊綰同平章事。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晏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弘侈。亟毀撤之。

按楊綰一清介之士耳。一陟端揆。而大僚聞風易志。庚尹柳奢就簡。況聖人過化存神。又當何如耶。或謂汾陽成人之美。盖亦自知侈汰之非

乎。

盧懷慎

懷慎爲相，清謹儉素，不營資產，所得俸賜，遂散親舊，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但以才不及姚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按伴食宰相，非美名也。然清儉之德，謙冲之志，今之人莫能及也。其視市權營私、矯情傲物者，過隔霄壤矣。

陸贄

陸贄爲相，奏德宗曰：宰相不過數人，豈能遍諳多士，今

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擇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

權德與

憲宗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與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笞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

結於人心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

李絳

憲宗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群小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

崔群

憲宗問宰相。明皇之政。始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明皇用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匪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

趙普

宋趙普歷相兩朝。性深沉剛毅。果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爲己任。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

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誦之竟日至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及卒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李沆

沆相真宗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敢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嘗讀論語曰沆為宰相如論語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寇準

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堂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後出知陝州適張詠自成都還準儼供帳大為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喻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王曾

王曾為相。性資端厚。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聞曾曰。明揚士類。宰相職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耶。仲淹服其言

呂夷簡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促召二府宰臣。許公呂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行愈緩。鑾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見聞恩召近臣。若奔馳以

進處人心驚動耳上以為得輔臣之體又卒帝謂丞
臣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呂夷簡者

吳奎

英宗以吳奎參知政事進治說三篇又嘗言帝王所
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地小人不得以害之
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
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
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

王守溪曰宰相以親賢斥姦為首務吳奎相神
宗斥王安石親韓琦司馬光始事仁廟親唐介斥

張堯佐。郭承祐。其真宰相矣

韓琦

韓琦居相位。喜慍。不見於色。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地。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與富弼共著功業。故時人稱賢相者。必曰富韓。

趙宣子曰。臣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諸葛武侯曰。臣鞠

將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能逆覩。忠臣謀國。異世同符。若有計利害之心。
則畏避之念生焉。後世所以鮮純臣也。

司馬光

溫公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
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司馬君實也。嘗云吾
平生無過人者。但所為。未有不可以對人言者耳。
趙閱道焚香告天。亦是此意。

富弼

仁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其姓

名、方可充選。帝曰、如是則富弼耳。至是、文彥博、與富
弼召至。郊詔百官迎之。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
遣小黃門覘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
得諸夢卜。朕今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

李綱

宋高宗時、李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係社稷生
民安危。身雖在外、知無不言。雖不見用、而心未嘗少
變。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

萬俟

宋高宗朝卨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惜採言謝避恐

人聞之。常曰。吾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耶律楚材

楚材蒙古人。天資英邁。夐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祖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後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琴數十張。古今名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

程文海

元宰相程文海曰。天子之職。莫大於擇宰相。宰相之

職莫大於推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國為下為民之意

按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以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公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乃退自是群公稍效之矣

楊士奇

明洪熙時楊士奇入相之初上望見士奇奏事笑謂蹇義夏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弋

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惜薪司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以貢香炭共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即命減四十萬

上嘗微行夜幸士奇宅中士奇倉卒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柰何以社稷宗廟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可慮也

楊榮

榮年少警悟初以料寧夏之圍當文皇意其後扈從臨邊輔導東宮歷事三朝德功並懋嘗䟽陳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賢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朕心腹之臣若進此奏恐臣下益相猜忌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其為上信愛如此

楊溥

溥初嘗忤旨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糧不能繼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繫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

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四已而浮於晚年遭遇入相朝
廷制作皆出其手謂有賴於微中之功焉

按楊士奇浮行道犯顏敢諫卓乎莫京矣楊榮歷事三朝功德並茂擬諸文彥博司馬光為無愧焉楊溥身陷囹圄而讀書不輟雖不比羑里之爻象其於黃霸夏侯諸人亦有合焉明之稱賢相者首推三楊非溢美也

李賢

英宗時李賢為相最荷寵信值山東大饑出內帑三萬而不足上召賢及徐有貞議有貞曰散銀有弊無

益儀著賢曰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飢死而不救也因噎廢食豈為人上之理上以為然因增銀四萬兩賑之他如陳于議定傾保泰之功逆復外藩之誣請戢錦衣官校之横請節世襲官之俸請停中外採辦之詔皆人所不敢言者同列每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于利害係國家安危者豈可默然以以為祿位哉然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為忤也

商輅

商輅為相定國本斥南遷洵稱當國老手後被言官

詆誣上欵加譴言者輅曰臣嘗勸上優容言官乃用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又皇莊為民厲因言天子以天下為家何以莊為皆得相臣之體

李東陽

憲宗時東陽為東閣大學士值清寧宮災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悞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脩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為

中書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爲不可及清寧宮成召僧人入大內慶讃東陽又以爲不可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從事東陽又以爲不可上俱從之

丘濬

憲宗時丘濬爲捐言時政之弊請上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物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省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内政明義理以絕神奸愼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擬爲二十二條以進上覽奏心切嚮用之而濬已耄矣

徐溥

憲宗好燒煉之術宰相徐溥上疏請嚴早朝之節浚奏章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擧劉吉忌威福報私仇之後一以安靜誠信處之行政不必出於己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己惟其賢人以為有休休之度

梁儲

梁儲自劉瑾敗後始得入閣武宗欲自巡邊乃稱職武大將軍促宰臣草敕儲曰臣不敢草上震怒手劍立曰不草敕斬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而號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惆臣若遂草敕他日陛

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罪不可赦上察其誠
悃擲劍起竟不復促草勅矣
楊廷和亦上疏言登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
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無故自捐下同臣庶萬一宗
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名其本上請不知陛
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為詞不知
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將何以自解疏入不
省

楊一清

嘉靖時一清再召入相上以張鍚奏遷顯陵事諭一

清對曰地道當静默魄宜安山陵既大定事已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況献皇帝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升為天子不謂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

按世之爲謀風水者將祖父遺骸一遷不已而至於再三致令骨骸暴露魂魄不寧究之馬鬣無靈牛眠不驗以致零落敗亡而後已真楊公之罪人也

康熙九年冬添設中和太和文華武英等殿各設大學士學士兼吏户禮尚書侍郎等銜及文淵閣東閣等學士兼各部侍郎等銜

其翰林院內國史內弘文內秘書各院設侍讀學士侍讀等官